

(小歌劇)

二相水

丁洪鳴編劇
一鳴作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(小歌劇)

三 担 水

丁洪 編劇
一鳴 作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三担水

(小歌劇)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冬。

地點：東北解放區農村——邊沿區。

人物：李有貴——民主聯軍某連通信員，外號『老資格』，十六歲。

老大娘——姓劉，四十多歲。

小鎖——老大娘的兒子，十三歲。

(老大娘提一小水桶上)

娘：鎖兒，鎖兒！這小壞崽子，又跑到哪兒去啦？天都快黑啦，該作飯啦，缸裏連一口水都還沒有！(叫)鎖兒，鎖兒！——(開門)(唱第一曲)

開開兩扇門，

還是不見人啦。

(插白：鎖兒，鎖兒！——這是插在「門中說的，以下同此」)

雪花滿天飄，

寒風吹來像刀刮，

你怎麼還不回家呀，不呀噃不回家！

這麼冷還在外邊瞎跑！（唱）

今天來隊伍，

家家攤着住哇。

（插白：我家也攤着啦！）

住下還不算，

又借鍋來又借碗，

叫人真麻煩啦，真呀噃真麻煩！

（瞅瞅那邊——隊伍的房門，又瞅瞅自己這邊）

唉！（唱）

小鎮跑出去，

就沒有把水提呀。

（插白：鎖兒，鎖兒！這小犢崽子！）

我本想自己去，

又怕家裏丟東西，

倒叫我沒主意呀，沒呀噃沒主意！

鎖兒跑到哪兒去啦？（一陣冷風颸來）哎呀！這麼大的風，怎還不回來？（進屋，放下桶，關門）缸裏沒水了，也不尋思回家提去，偏偏家裏又住上了隊伍！我要是各個去噃，就沒人照門，備不住就得丟東西！要是丟上這麼一樣兩樣的，可怎整？連問還不敢問人家一聲呢！雖說我也聽別人說過，這隊伍有管教，講規矩，還幫老百姓幹活，是咱們老

百姓的隊伍，可是俗話說得好：『眼見爲實，耳聽是虛』，現下這世道，幾句話算得了個什麼，還是小心些好！才剛那小同志來借桶，我說是沒有，沒借給他。唉！真叫人操心！（過門二）（唱第一曲）

隊伍住我家，
心裏真害怕。
想去提桶水，
偏偏小鎮又不在家，
真叫人沒辦法！（下）

（李有貴挑水上，邊走邊唱，愉快極了）

貴：（唱第二曲）

一根扁担軟溜溜，
挑起水桶快快走；
軟呀鑿軟溜溜，
快呀鑿快快走，
快快走，軟溜溜，
軟溜溜，快快走，
幫助老鄉來挑水，
我越幹越加油！
一担水要是少一桶，
挑在肩上就走不動；（重複如上，以下同）
軍隊離開了老百姓，
就動也不能動！
渾身上下汗淋淋，

汗流身上我喜在心；（重複如上）

站定脚步放下桶，

我歇呀歇一陣。

（放下水桶，把扁担架在桶上，坐在中間）

（唸）我叫李有貴（兒），連部通信員（兒），今年十六歲，外號老資格（兒）。我才十六歲，怎麼叫個老資格呢？這中間却有點文章。打我十三歲參加革命那天起，我就遇事發表意見，後來革命道理越學越多，話也越來越多；大家就給我起了這個外號——老資格。雖說老呀老的，不大好聽，倒也怪帶勁的！可不是？像老紅軍、老八路軍、老幹部，不都是挺光榮的嗎？（笑）嘿嘿……我們今天晌午才到這兒；聽說這個地方從前沒住過我們的隊伍，中央胡子隊又來過幾回，弄得老百姓見了捎槍桿的就怕。像咱們連部那個房東老大娘，就沒有認識；向她借幾樣傢具，她都不樂意，解釋了老半天才借來。剛才我去借掃帚，見她缸裏沒水了，我就想給她挑水，向她借桶，她又沒有；這我就更要給她挑啦，還要給她挑三擔，盛滿缸呢！為什麼呢？第一啊，咱們到哪兒都給老百姓挑水，像她家，人又少，男人又不在家，自己又沒桶，井又遠，加上今天雪又大，風又猛，天寒地凍的，就知道她吃水很困難。第二啊，她的思想還有點落後，我就更要多挑幾担，用『行動宣傳』來給她開開腦筋。第三啊

，嗯——我老資格心裏還有個計劃：要多多立功，爭取做個工作模範呢！嘿嘿……（一陣風）噦！噦！噦！（縮頭聳肩）涼起來啦！走吧，別窮說啦，還要挑兩担水呢！（挑起水桶，走起來）（唱第二曲）

寒風吹來像刀刮，
遍地雪花滑又滑；（重複如前）

風颶路滑我不怕，
走得利酒酒！

老資格今年十六整，
幹起活來可不讓人；（重複如前）
革命道理一肚子，
我整天笑盈盈！

哦，到了。（推門）噦！關着啦！看，這準是因為
害怕我們。我得多宣傳宣傳。喂！老大娘！開門啊！
娘：（上）誰啊？

貴：我！

娘：（獨白）哎呀！這又是要借什麼啦？

貴：老大娘，快開門啊，我挑水來啦！

娘：（獨白）挑水？這又是要借水桶！（提起水桶，向
貴）哎，同志，我家沒桶啊！（一時不知怎樣好）

貴：快開門啊！

娘：來啦，來啦！（欲去開門，又停住了，獨白）哎呀！
這個桶得藏起來！（急忙跑下，藏水桶，又奔出來）

，頗為慌張，手上蘸了些苞米麵）

貴：（打門）老大娘，老大娘！

娘：來啦，來啦！（忙將衣袖捲起，開門）嘿嘿……我手佔着啦！

貴：（進門）哎呀，我等了老半天啦！（邊說邊往裏走）

娘：（攔住）哎——同志幹啥？

貴：給你家挑兩担水。

娘：（又驚又喜）給我家挑？哎呀！不敢，不敢，同志！我們各個會提去。

貴：你家老爺子不在家，又沒有桶，吃水困難。

娘：（旁白）哎呀！這隊伍可真是不錯，講規矩！唉，這就好啦，缸裏正沒水咧！（猛然想起）哎呀，他會不會要錢啦？壞了，這該多少錢一担？

貴：（又往裏走）

娘：喟——同志，不敢！我們窮人家，都是自己打水，不買水吃。

貴：呃！老大娘，你說哪兒去啦？咱們民主聯軍給老鄉挑水，是幫助老百姓，不要錢的。

娘：不要錢？

貴：老大娘，你放心，真不要錢；這是咱們的規矩。軍民一家，都是自己人麼！咱們到那兒都給老百姓挑水做活的！咱們是人民的軍隊，給老百姓做事的。

娘：（半疑半信）嗯，嗯！（旁白）看樣子，許真不要錢？唔，還是不讓他往缸裏倒水，小心些好！再說

，人家才剛來借桶，我都沒借，怎麼好意思要人家這挑水呢？這可怎整？人家都挑來了……哦，對了！（向貴）同志，我缸裏有水，還滿着咧，盛不下啦！

貴：哈哈……老大娘，我早調查好啦，你缸裏連一口水都沒有啦！

娘：（旁白）哎呀！壞了，壞了！

貴：剛才我借掃帚的時候，就看好啦！

娘：唉，不行，不行！那哪行呢！

貴：老大娘，你看我這麼老挑着，多沉啊！哎，挑都挑來了，要不倒在你缸裏，倒在哪兒？倒在院裏？一凍住就直滑入……這，這——這你還能要我再挑回去倒在井裏？

娘：（爲難起來）這，這——

貴：（再逼一下）這，這——這你還能要我再挑回去倒在井裏？（乘隙而入，下）

娘：（旁白）哎呀！真倒裏了，怎整？（急向貴）喫，喫！同志，讓我來，讓我來！（跟了下去）

（一陣倒水聲——配以音響，二人先後出）

貴：哈哈……你還說是滿缸呢，乾得連缸底都看見啦！

娘：（也笑起來）嘿嘿……同志，把桶放下來歇歇！
（貴放桶。二人對唱第三曲）

娘：（唱）小同志會做事又會說話，

貴：（唱）給老鄉挑用水這不算個啥。

娘：（唱）你給我挑了水我拿啥來謝謝你呵？

貴：（唱）軍和民是一家還謝個啥！

（插白：老大娘，我給你挑水就像給自己家裏挑水一樣，還謝個什麼？）

娘：（唱）風又大路又滑你怎麼抗得住？

貴：（唱）年紀輕身體壯我勞動慣了！

（插白：你看我多壯！——去取水桶）

娘：（唱）歇一歇暖一暖你再回家去吧！（攔住貴）

貴：（唱）因不早我還要去再把水挑。

老大娘，不歇啦，我還要挑水去咧！你看，再有兩担就滿缸了，對不對？

娘：怎？你還要挑？那可不行！

貴：再有兩担就滿缸啦！

娘：哎——不行，不行！同志，你聽我說，你們隊伍住在我家，我沒給你們燒水做飯、劈柴鋤草的，你倒給我挑起水來。這樣冷的天氣，風又大，道又滑，你們又是關裏人，怎抗得住？要是凍着摔着，我怎担得起啊！

貴：沒關係，咱們慣了！（趁勢宣傳起來）你看，咱們夜晚行軍，翻山過河的，什麼坑坑坡坡的道不走，這算什麼！

娘：壞，可不能這麼說！再說，（小聲地）要是給你們當官的知道啦，那還得了！

貴：哈哈！那才好哩！他們要知道啦，還要獎勵我，給

我記功咧！老大娘，你不知道，咱們連長，指導員還要幫助老鄉幹活呢！

娘：連長也挑水啊？

貴：可不，還帮老鄉挑糞呢！（把水桶挑起）

娘：（旁白）哎呀，這隊伍可真是不錯啦！（見貴又要去挑水，忙擋住）娘，同志！說啥也不能再挑啦！

貴：我再挑一担好不好？

娘：一担也不行！來回一里來地，好幾十斤的担子，你抗得了？

貴：（掙扎）不要緊！

娘：（拉住）不行！

貴：就這一担！

娘：一担也不行！

（兩人正拉扯間，鎖兒回來了）

鎖：（推門而入，見狀大驚）媽！（兩人見小鎖回來，都停住了）

娘：把門堵住，不要他出去！

鎖：（莫名其妙）媽，這幹啥？

娘：把門堵住，別叫他溜跑啦！他給我們挑了一担水，還要去挑！

鎖：對！保險他溜不出去！（攔住門，封雪）

貴：（明知無法，就放下擔子，坐在扁船上）行！不挑就不挑唄！（略停，打定了主意）可得讓我把桶給人家送回去！

娘：叫鎖兒送去！

鎖：哪哪！我去！（過來要取桶）

貴：（忙護着，頗慌張）呃，呃——那，那不行，要是弄錯了，人家向我要桶，怎麼辦？

鎖：保險錯不了！

娘：咱們這小地方，都是天天見面的人，誰家有啥傢具都知道，還錯得了？

鎖：你是不是在村頭王大叔家借的？

貴：（更慌了）呃，呃——

娘：是不是呀？

貴：是，是的！可是——哎，不行，不行！（又找到理由了）這人家還說咱們民主聯軍支使小孩跑腿咧！咱們軍隊本來是老百姓的勤務員；這麼一來，好，老百姓倒成了軍隊的勤務員啦！

鎖：（不明其意，乘隙搶去扁担）我保險錯不了！

貴：（忙護住水桶）老大娘，你看，我給你挑水，本來是爲了幫忙你做點事情，要是叫小鎖去還桶，那我挑這担水不就白搭啦！

娘：哎呀！你們就這麼認真？

貴：這是咱們的規矩！老大娘，該讓我去了？

娘：唉！真是沒說的！好，去吧！可別再挑啦！

貴：對！說不挑就不挑啦，我老資格從來說話算話！小鎖，把扁擔給我！

鎖：（不給）我送去，保險錯不了，村西頭王大叔家！

娘：傻小子，什麼王大叔、張大叔，快給同志！

鎖：（不高興地）給！

娘：（送貴出門）可不敢再挑了，同志！還了桶，回來喝口開水，我這就燒火啦！

鎖：回來教我唱歌啊！

貴：對！馬上就回來！（轉過身去）

娘：（關門）小壞崽子，跑到哪兒去啦？

鎖：聽隊伍唱歌！

娘：還不跟我燒火去！（二人下）

貴：（轉過身來，望着房門）嗤……你們可上了我老資格的當啦！（唱第四曲）

滿肚子道理我有打算，

假裝還桶把他們騙。

朝着那井台我快快跑，快快跑，

越跑越快，不由得心中我好喜歡！

老資格從來就不怕難，

那怕你們來把門關！

下定了決心要挑三担，挑三担，

想方設計，也要把你們的缸盛滿！

（一股冷風，迎面吹來）

噠！噴，噴！（縮頭聳肩）好大的風啊，跟他娘針扎似的！（突然昂頭，精神煥發地）球！你就下刀，我老資格也要挑滿這兩担！（迎風奔下）

鎖：（上，唱着剛才學來的「火箭砲」，唱到中間，不

會了，又從頭反複，仍唱不下去）這後邊是怎唱的？（看看房門）老資格怎還不回來呀？（開門，一股雪風颳來，但他還在看望）

娘：（提着那個小桶上）這麼冷，你開門幹啥？又想往外跑？進來！

鎖：（進門）我才不出去哩！（仍回頭看望）

娘：才剛你出去老半天，上哪去啦？

鎖：聽隊伍唱歌。

娘：回來幹啥？

鎖：回來吃飯，肚子餓啦！

娘：（又好氣，又好笑）你還知道餓？缸裏連一口水都沒有了，也不想着回來提去。

鎖：你去啊！

娘：我去？（小聲地）家裏住得有隊伍；我出去啦，誰照門？丢了東西怎整？

鎖：（分辯地）人家隊伍才不偷東西哩！

娘：（忙堵其嘴）你嚷個啥？啥你知道！

鎖：（小聲地）才剛老資格給我說，他們是我們的老百姓的隊伍，借根針還要還呢！

娘：我不知道，還要你來教我！

鎖：（受了委屈，又忘記了要小聲）你知道？你知道還怕丟東西啦！

娘：你還嚷！（看看那邊）去灶坑添把火，我提桶水去！（鎖下）真是，還能光叫人家隊伍給挑水啊！（

開門出，正碰着貴挑水上）哎呀，同志！你怎又挑水來啦！（一下意識到自己提了水桶，欲藏不能，頗為尷尬）

貴：（笑）嘿嘿……我就只挑這一担啦！

娘：呃，我們各個會提去！你歇，我才剛借了個桶，正要去提水哩！

貴：你那多麻煩，看，我這一回要頂你三四趟呢！

娘：（忽然想起），哎呀，快進來，快進來，凍壞你啦！

貴：（往裏走，在進門處滑了一下）

娘：（順手將手中小桶放在門邊）慢些，別摔着了！

貴：沒關係，摔不了！（話音未了，唰的一聲——配以音響——滑了一下，幸娘在旁邊扶着，沒有摔倒）

娘：歇，讓我來！

鎖：（上，邊跑邊說）老資格，教我唱歌——（見狀一驚）哦！

（三人扶着進去，倒水聲；又先後出）

娘：（給貴掃雪）歇你一身雪！唉，你說不挑了，還桶去，怎又挑來啦？

貴：（笑而不言，頗為得意）嘿嘿……

娘：（唱第三曲）爲啥你說假話把我來騙？

貴：（接唱）誰叫你不要我去把水挑！（笑）

娘：（唱）這一回我定要叫小鎖兒一人去呵，

貴：（唱）他帮我去還桶這太不好看！

鎖：（插白）我保險錯不了！

娘：（唱）傻小子別多嘴你快去還桶，（鎖應聲『對！』就去拿桶）

貴：（唱）不要慌，讓我們來商量一番！（護桶）

娘：（唱）是不是你心裏又想把我們騙呵？

貴：（唱）你不信就我和小鎖一塊去還！

老大娘，你怕我再撒謊，那就讓小鎖跟我一塊去！

娘：叫鎖兒一個人去！

鎖：對，我一個人去！

貴：那哪行啊！人家看見，像什麼玩藝兒？還說咱們民主聯軍——

娘：（緊接着，一字一蹬地）支使小孩跑腿！對不對？

鎖：（笑）對，對！

娘：好，好，好！唉！你們這隊伍可真是沒說的，我算是知道你們的規矩了！好！叫鎖兒跟你去！

鎖：媽！我保險不叫他挑水！

娘：（送二人出門）同志，可真不能再挑了！鎖兒，你可跟着啊！

貴：（同時）對！我說不挑就不挑了！

鎖：（同時）對！我保險叫他挑不成！

（二人先後下，鎖尾隨其後）

娘：（關門，此時那個小桶仍留在門外）唉！人家說得對，這隊伍真好，真是沒說的，有管教，講規矩，還幫助老百姓幹活，真是咱們老百姓的隊伍啊！這

兩担水就儘够我用兩三天啦；要是我自己去，六七
楂還提不了這麼些啊！對啦，快點把水燒開，等同
志回來好喝。真是，這麼冷的天氣！（過門二）

（唱第一曲）

數九大寒天，

他挑水多麻煩啦！

（插白：這隊伍可真是沒說的！）

快快把水燒開，

等他回來喝一碗，

我才把心安啦，才呀纏才心安！（下）

（貴在前，鎖在後，總距離六七步，先後上，

邊走邊唱第五曲）

貴：（唱）前面走的我老資格（兒），

鎖：（唱）後面跟定了劉小鎖（兒）。

貴：（唱）老資格越走我心越亂，

鎖：（唱）小鎖我心裏好喜歡！

貴：（唱）眼看挑不成第三担，

鎖：（唱）緊緊跟在他的後邊。

貴：（唱）我在前面走得慢，

鎖：（唱）你慢我也跟你慢。

貴：（唱）加快脚步我往前竄，

鎖：（唱）連蹦帶跳我趕上前。

貴：（唱）丟也把他丟不掉，

鎖：（唱）要把我撩下難上難。